

## 春 晚

記得兒子高中開學時，老師發了一份家庭調查表，上面有個欄位寫著父母的婚姻狀況，是分居還是分住。居跟住不一樣嗎？不一樣，兒子說，分居代表爸媽感情出了問題，很可能有離婚的打算；分住是指因工作關係，不得不暫時分隔兩地，每段時間還是會相聚一起，例如國外和台灣或北部和南部，儘管分開住，感情還是好的。海雲在車裡想著兒子的這番解釋，不禁好笑。一定有很多同學跟他一樣，被迫和爸爸分處兩地，幾個月才見一面，每天靠微信聯絡感情，從無話不說，慢慢變得無話可說。

她嘆口氣，停好車，沿著紅磚道走向銀樓。今天特地請假，難得穿著輕便的她，腳上是一雙很矬的繫鞋帶咖啡色氣墊鞋，錦昌老愛取笑它是老奶奶專用醜款。其實這種鞋最能保護腳踝、膝蓋，耐穿好穿，她都四十好幾了，何必跟小姐時候一樣忍痛穿高跟鞋，是要美麗給誰看。

位於西屯路這家叫「集慶」的銀樓，整面牆滿滿的金銀珠寶，長短大小不一的項鍊和戒指，黃金的、白金的、鑲寶石的，琳瑯滿目，充滿幸福歡樂的樣式與色彩，專門賣給家有喜事的客人。錦昌帶她來過一兩次，她自己來過更多次，在金價還持續低迷時來買每單位一兩重的金塊，作為投資。這點錦昌也有話說，他認為九〇年股市崩盤後，世界各國經濟景況都不好，不可能也沒能力再發動任何戰爭，具避險保值特性的黃金，價格上漲空間有限。誰知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後不久，黃金從每盎司 681 美元，拉抬至 1900 美元的歷史新高點，證明她的眼光的確精準。

銀樓老闆姓周，約莫六十出頭，很懂得和氣生財，無論妳要買的物件多麼不起眼，他都會耐心地仔細幫忙挑選，即使看了半天猶拿不定主意，他一樣笑吟吟的。今兒可能是上班日時間尚早，店裡竟沒有客人。海雲從包包裡掏出那只脹鼓鼓無印良品送的福袋擱在櫃台上，小心拉開上面纏繞的土黃色帶子，告訴老闆要全部變現。

周老闆一陣小錯愕，綻開的笑容很含蓄，戴著金邊眼鏡的他，看你的時候，不單單看著你的臉，而是將兩道柔和的目光望進你的瞳仁，主動猜測並體貼妳的需求。

「有急用？」口氣像老朋友一樣。

海雲點點頭，接收到他關心又不便多問的眼神。

周老闆轉身從櫃台後邊抽屜取出一條白色長方形的絨布鋪在玻璃櫃上，海雲兩眼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他右手指那枚碩大的藍寶石戒指，隨著它拿出掛子檢視每個鐲子、耳環上的紅、綠寶石，墜子鑲嵌的鍍金膜而轉動。

「這些裝飾品都不值錢，全部要挖出來才能秤重，妳可以帶回去留做紀念。」

海雲禮貌地表示不用了，交給他處理就好。世故的他一定看多了這種為了各式各樣原因不得不「變賣家產」的場面，態度十分嚴謹，熟練而專心地清理每一

個物件，再全部拿到他背後那隻用壓克力罩罩著，看起來相當精密，數字精確到小數點後三位的電子秤。

「一共八十五萬。」他從保險櫃取出現金，用小型點鈔機謹慎清點二遍，先放入牛皮紙袋後再擱進布質的福袋內。

拿著這麼一包現金走在馬路上，海雲感到無以言狀的恐懼，擔心剛剛進店裡時會不會有人站在外頭窺視，任何人無論進銀樓是買是賣，都表明了身懷財寶，難免讓宵小覬覦。她下意識地將包包往腋下夾緊。如果錦昌在就好了，他可以把車子開到門口來接她，或陪她一同前來。但，他會嗎？他是個極要面子的人，因為生意失敗落得要變賣老婆的首飾為自己還債，心裡一定很煎熬。

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後頭逼近，海雲胸口陡然滿脹，包包移入懷裡，幾乎要拔腿奔跑，忽聽得周老闆溫潤的嗓音響起：

「我陪妳到停車場。」

周老闆快步來到她身旁，「不好意思，剛剛沒想起，妳一個人這樣不安全。」

「謝謝你。」她迴眸與他相視一笑。

過馬路時，周老闆手臂輕輕搭著她的肩膀，開放的空間裡，她居然能聞到他身上那屬於男人特有的體味，一股安心、踏實感片刻間弄濕了她的雙眼，不明白自己幹嘛這麼感動。是感動還是感傷？

多希望停車場永遠到不了，一路上有個男人陪著，聽她叨絮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開心的，不開心的。這段路像奢來的一樣珍貴，轉眼已到盡頭。離開時，周老闆猶站在原地目送她安全駛向馬路。是要多好命才能嫁給這麼體貼的男人？

午休前趕到銀行，號碼牌 757，屁股才沾上椅子，就聽到 4 號櫃台亮燈。她趕緊提著包包向前。

「我要先存款。」整包福袋和存摺交給行員後，她如釋重負，不自覺地又嘆了一口氣。「然後，我要辦房屋貸款。」灰色托特包裡有她的雙證件、印章和土地、房屋權狀以及薪資證明單。

行員淡漠地瞄了一眼她的身分證。「邱小姐最近要做什麼投資嗎？」這幾年由於詐騙案件頻傳，近來只要大筆現金借貸或提領，金融單位都會例行關心一下，以免再有民眾上當。

「不是我，是我先生，他在杭州做生意。」海雲具實以告。

行員問「要貸幾成？」

「最多可以貸幾成？」

「一般購屋貸款可以貸到七成，投資貸款頂多五成。邱小姐是我們的老客戶，我可以請經理多核一成給妳。」行員還是不放心，又問：「先生剛去杭州還是已經在那裡待一陣子了？」

「待了快十年了。」

行員臉色微變。「做得不順利嗎？」一般能在對岸熬過七、八年，通常都已

經打下相當的基礎，怎麼還需要從台灣搬錢過去。關於這點，海雲心中也頗有疑問。

「不是的不是的，」她趕忙解釋：「其實他做得很不錯，只是想趁著市場還熱，趕緊到別處擴點。」

簡單幾句話，她竟漲紅臉，兩頰熱呼呼的，看在別人眼裡，一定以為她言不由衷。而她的確言不由衷。

行員再次點點頭。「麻煩填一下申請書，審核的時間需要二到三個星期，大約一個月左右會撥款到你指定的帳戶，手續費直接從帳戶扣抵。」

「好的，謝謝你。」

「方便請教邱小姐，你先生在杭州做哪方面的投資？」

「零售業。」

「哪種零售業？」

海雲被問住了。這行員真囉嗦，辦個貸款又不是沒有抵押品，問東問西像怕被她倒債似的。

行員將一干證件影印、登記完畢，退還給她時，見她一臉尷尬，又雞婆的說：「保險起見，你還是過去看看，畢竟抵押的房子是你的。」

海雲知道他還有話沒說出口，很多丈夫假借投資的名義在對岸包二奶，不知情的台灣大老婆最後落得人才兩失。這些她不是沒想過，她只是不那麼在乎。約莫六百萬，貸款二十年，每月償還三萬元，以她目前的薪資收入還能負擔。何況，錦昌現在急需資金挹注才能順利擴展事業，一時半刻實在也無法多想。

走出銀行時，一陣強風吹過，她過短的褲裙和不夠長的襪子中間露出一截，冷得她直打哆嗦。再一個多月要過年了，自從錦昌到杭州以後，她已接連四年沒在年初二回娘家，也沒給自己添購幾件像樣的新衣服。這陣子她時常想起他們剛結婚時，急著買車買房好將婆婆接來同住，每月薪資繳完貸款就快見底，為節省開銷盡量不外食，於是她學會了一身好廚藝，舉凡叫得出名字的台菜她都能料理出專業的火候，那時節錦昌的朋友們有事沒事就聚到家裡來，熱熱鬧鬧日子充滿愉悅。但隨著她在公司的職位跟著手藝步步高升，他卻始終在原地擺盪，漸漸他就不再邀五喝六，向外人炫耀自己老婆。娘家媽媽再三提醒她千萬不可得意忘形，要顧及先生的感受。受到重用，薪資倍增，她當然得意，但她忘形了嗎？如果可以交換，她寧可錦昌渾身掛滿榮耀，她一定陪著手舞足蹈，天天數算他的成就逢人就拿來說嘴。

他剛到杭州工作時，天天地，海雲一吃飽晚餐忙完家事就等著跟他視訊，對彼此思念不已，每一兩個月往返一次總難分難捨，慢慢地變成三、四個月才見到人，然後工作越來越忙，半年難得返鄉，如今除非婆婆開金口，否則他就自動將自己列為失聯人口。再遲頓的女人都能嗅出其中的不尋常。

看看手表，十二點十分，現在回家只能坐在電視機前跟婆婆大眼對小眼，在

那個家，沒有人會等她吃任何一餐。她決定到百貨公司轉轉，吃碗拉麵，看看有沒有合適又正在打折的衣服。

「23區」居然還在。這家位於大遠百南棟，專進口日本設計師作品的服飾店曾經是她的最愛。他們的衣服樣式簡單大方，時尚與奢華並重卻不過重，絕少蕾絲，也不綴以累贅的亮片或珠子。櫥窗裡三個假人穿著兩款套裝，都是格紋大衣，一款寶藍連身洋裝，剪裁十分新穎雅緻，頸子繫上的同色絲巾，真出色！玻璃上貼著：四種走進英倫的最佳穿搭途徑。

好多年沒來了，櫃姐早已換人。興許見她一身樸實媽媽裝，又一走進來就往折扣區找便宜貨，小姐盯著電腦的雙眼只抬起來幾秒鐘就又移回屏幕。海雲自在地往架子上翻尋，一不留神瞟見自己出現在牆上的全面鏡框裡，既驚訝又羞赧，四十八歲不能算太老吧？剪的什麼江青頭，呆板透了！兩頰蒼白得像貧血，身上的外套材質一看就是化學纖維，褲裙一件才五百九，身材再好也瞞不了專業又勢利的櫃姐。

「我想試穿這件毛料洋裝。」她一開口，身價便緩慢提升。是部門主管的自信語調。

「好的。」櫃姐打量一下她的身材，說：「妳屬於瘦高型，十一號應該適合，不過，裙子會短一點，還好，妳的小腿很勻稱。」

這話術太高明了。櫃姐快步走向後面木架上翻找，順便拎了一件呢絨外套過來。海雲拿著衣服走進試衣間趕緊看標價。貴。大約是平價時尚品牌的七到十倍，好看的程度也是。溫暖不厚重的洋絨，內襯拉鍊，不僅裙襬連胸線都裁製得服服貼貼，突顯出她久違的曲線，再搭上那件長板大衣完美的程度簡直可以登上雜誌廣告。她拉高衣領緊緊包覆住身軀，想像錦昌午夜裡伸過來的雙手，環抱她整個人，熱吻如繁雨急落，飢渴又急切……。櫃姐驚訝的表情，配合拉長音的連番讚美，令她今天的血拚行動達到最高報酬率。經過一番天人交戰，她決定買下洋裝，掛回那件叫人愛不釋手卻得耗掉她三分之一月薪的大衣，櫃姐直呼可惜。

回到社區才五點半，這時候她婆婆應該在三角公園跟長青學園的媽媽們跳土風舞，她手上這一堆紙袋得趕緊提回家擺進臥房裡。媳婦這角色無論擺在哪個位置只能是幫補與陪襯，越扁平低調越好。孩子照例補習去了，晚餐也在補習班解決，屋裡就剩她一人，一如往常。空氣裡只有後面鄰居家悍悍的炒菜聲。冷清、靜寂的每個角落瀰漫著冬日的沁寒，走著走著就讓人心慌。海雲打開樓下每一盞燈，伴隨亮光而來的是島嶼冷冬特有的潮濕，混合一股來自防火巷的泥土與食物腐敗的味道。她從冰箱拿出高麗菜和昨夜醃好的肉片，一袋蝦仁和透抽，打算在二十分鐘內煮好兩碗海鮮麵。接著打掃、收拾裡裡外外。

廚房玻璃櫃上，夜幕映照出一張蒼白枯槁的臉，仇敵般地與她相依相偎。不記得她究竟是慢慢變老，還是一瞬間就崩壞了。伸手打開窗戶往外看，發現後院的芒果樹開花了。這棵艾文芒果每到三、四月開始結果，往年錦昌都會小心翼翼

地噴灑一次農葯以驅蟲，葯效過後再套袋，七、八月成熟的芒果發出陣陣果香後，他會仔細挑選最香濃的，每天採三、四顆回來讓她解饞。那可是屬於愛情小說等級的甜度。那時，她是幸福人妻，堅信兩情若是久長時，無需朝朝暮暮。

如今，乏人看顧的芒果樹，樹葉變得粗黃，樹幹上蟲蛀處處，果子越結越少，樹底下覆滿鬼針草與它爭奪每一吋土地，跟她一樣不敵歲月摧殘，無聲無息地頹朽凋零，仍堅持守護這個家。假如當初她沒有答應錦昌到杭州工作，他就不會虧空公司那麼多錢，面子上掛不住，只好留下來另找出路，這一切會不一樣嗎？多年以後，他們依然相愛嗎？經商失利以後，只要有他在的日子，家裡的氣氛便十分低沉，一股欺瞞、遺棄的氛圍。她和婆婆一向相處融洽，尊重各自擁有的簡單生活，卻被錦昌逼到牆角成為彼此的獄卒，看守著一個岌岌可危的家，日復一日難以負荷。

手機叮了一聲，錦昌傳微信說週末下午回來。好端端回來做什麼？下一秒鐘她不覺失笑，覺得自己實在要不得，錦昌不能因為想她想孩子想母親回來嗎？回家對任何人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根本不需要理由。但對自願迷途的人就不同了。海雲驀地一陣哆嗦，來自過去的寒風破窗而入，她頓時心神不寧，試著像壓住米酒瓶蓋那樣，壓下所有忐忑，然而底下的騷動卻不肯止息。

晚餐時，婆婆跟海雲說起舅舅的事。「他今早騎機車到果園時，可能天色太暗，一不留神栽進路旁水溝裡，送到醫院已經沒有心跳了。」

海雲驚訝得張大嘴巴，一時接不上話。

「我已經打電話給錦昌，叫他盡快趕回來。天上天公，地下母舅公。出殯那天他一定得到。」接著，婆婆沉浸在喪失哥哥的悲傷中，吃沒幾口麵就抹一次淚。海雲原本要告訴她，她把房子拿去抵押借錢的事，但這節骨眼似乎不好開口。

夜裡躺在床上，看著新買的衣服掛在衣櫥裡寂寞地美麗著。家族裡正要辦喪事，暫時不適合讓它亮相，一頭呆板的直髮也只能讓它繼續無趣著。總是這樣，生活裡層出不窮的鳥事，一會兒婆家的誰誰誰，一會兒娘家的這裡那裡，生命裡那雙撥弄的手想盡辦法阻止已婚婦女活得歡喜自在，若是不小心露出丁點星火，馬上抬起腳踩爛，還要求她們燦笑著過寡淡的鬼日子。

舅舅的兒子們，讓他趕在頭七前一天出殯。婆婆提早兩天回娘家幫忙，說要住到做完三七，陪她寡居的嫂嫂。錦昌可能擔心親友們問起他在大陸的事業，午宴還沒開始，即藉口他訂了隔天早上九點的班機回杭州，簡單與眾人打過招呼就拉著海雲從新竹開車趕回台中。坐在車上，海雲冷眼看著他，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半年多不見，他變胖了，染了一頭黑髮卻遮掩不了恣意增生的皺紋，寬鬆的毛衣擠在肚腹上更添臃腫，但看在他眼裡依然瀟灑。她好想握住他的手，告訴他頂多再三星期貸款就能下來，當初買的首飾漲了三倍多，要他別為資金的事情太煩惱。也想問他農曆春節回不回來，能不能多待幾天，帶媽媽孩子出去走走。他們倆多久沒有擁抱？沒有性生活？

錦昌兩眼直視前方，緊抿的雙唇蓄意將她隔到千里之外，除了生悶氣她一句話都不想說。這些年，在電話裡永遠報喜不報憂，任何人生病都是她的責任，狂風暴雨中她是大傘更是支柱和糧食。沒想到，婚姻路走著走著，走進了圍城。

太安靜了，多喘一口氣就會氧氣耗盡似的。車外呼嘯刺耳的引擎、喇叭聲都成了背景，彼此呼吸可聞，喘息聲是急躁不耐的，像等待一個未揭盅的謎，誰先開口誰就落了下風。

「有件事，我想告訴妳。」

終於。謝謝他打破僵局，挽救她殘存的一口氣。

「關於你新成立的公司？」

「是的。」口氣很慎重，顯見即將要來的風暴不小。「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各行各業生意都不好做，單單杭州蕭山的台商就關了數百家。」

然而這些都不是重點，海雲明白，靜靜等候他拋出震撼彈。

「上回媽給我的那兩百萬，敵不過高漲的物價和人事成本，虧空越來越大。我想，我們離婚吧，我不要妳跟著我受苦。」

「我是你的老婆，跟你同甘共苦不是應該的嗎？」海雲反問。

「妳不了解事情的嚴重性，那個虧空之大，我恐怕辛苦一輩子也填不滿。」

「多少？」

「四千萬台幣。」

海雲直覺呼吸停止了。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要多久才能存到那個數目？他總抱怨懷才不遇，在公司被欺壓，想自己當老闆，做自己喜歡的事。拚命挖了一個無底的錢坑，坑掉他媽媽的退休金還不夠，眼看著要連這個家都賠上。

「所以，我們離婚以後，你就能解決難題？」

「不是，是離婚後我就沒有牽掛，可以放手一搏，置之死地而後生。」

牽掛？海雲困惑地迴眸，質疑他懂不懂牽掛這兩字真正的涵意。

「是我們的婚姻綁住你，讓你礙手礙腳？問題是我從來不曾過問你在大陸的工作。」

「妳怎麼就是聽不懂呢？我不要妳跟我吃苦，我要妳過得好好的。」

「不要把自己說得這麼偉大。搞外遇就搞外遇，承認很難嗎？你還是個男人吧？」海雲望住他整張臉，那閃爍急於遁逃的星芒令她火上澆油。

「我沒搞外遇。」

「你還有肩膀吧？」

「我說了，我沒外遇。」

「別逼我瞧不起你。」

按照電視劇情的合理演出，她應該哭鬧一下，至少要表示得難以接受，噴幾滴眼淚應應景。但她的痛苦像上了麻藥，放在現實的景況中，反而輕飄飄的失去它該有的重量。

「這樣跟你離婚，像是我吃不了苦，在你最需要奧援的時候拍拍屁股走人？這我做不到。」

「那怎樣妳才肯離婚？」口氣溢出逼迫的味道。

「等你功成名就吧。你發大財了，才有能力休掉我這糟糠之妻，放心大膽去包二奶、三奶，不是嗎？」

海雲的冥頑不靈，令錦昌大發雷霆，竟忘了在中港交流道下，一路將車子開到彰化。等他要找個藉口加以辯解時，海雲也只剩下空蕩蕩的一層哭不出來的皮肉，只能用更多的鄙視回應他。

「我不會讓妳白白離婚，我會把房子留給妳，帳戶裡的存款，那些金子，還有股票，這部車妳要的話也給妳。」套句對岸的說法，他是準備要淨身出戶，只求她放人。

「負債四千萬，還這麼大方？」

海雲輕輕掃過他陡然漲紅的臉孔，冷眼觀看他眉宇之間昭然若揭的心事。

「媽媽跟兒子呢？」她問。

「兒子今年就上大學了。如果妳沒有想再嫁，媽也可以跟妳住。」

「亦即，我依然孤伶伶守著那個家，照顧孩子和你的老母親，卻得恁由你為所欲為？」

夜裡兩人躺在床上，錦昌故意弓著身子挪向床緣背對著她，像一種懲罰。彷彿無論她喊得多麼聲嘶力竭，他始終在水族箱的那一邊充耳不聞。在這個婚姻裡她是太過安分，偶而站在太陽底下都要擔心位置不對恐怕遮住別人的光線，時時修正自己要如同滿分的考卷，討眾人歡心。然而，在她還沒鼓足或蓄積「管他去死」的勇氣之前，她仍想拚盡最大力氣挽回。畢竟她曾那樣深深地愛過他。

一夜無眠，班還是得上。

海雲將熬好的稀飯放進電鍋溫著，錦昌特別愛吃的薄鹽鯖魚、醬瓜和酸筍用保鮮盒裝起來，交待婆婆等他醒來，幫他煎個荷包蛋。

兒子在車上好奇地看著她。

「昨天，妳跟爸爸吵架了？」

「怎麼知道？」

「整個晚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是嗎？在即將坍塌的夫妻關係中，她竟以失語的方式抗爭。又或者，在錦昌丟出震撼彈以前，她的內心早已傾圮成一座廢墟，是以連抗爭的力氣都沒了。

年假開始前一天，老總叫她進辦公室，交給她一只信封，裡面是一張面額三十萬的支票。海雲倏然心驚，以為公司要資遣她。

「這是公司獎勵妳每個月業績不僅達標，還領先其他同仁一大截。」老總推推眼鏡，慎重其事地睇著她數秒鐘，接著說：「公司想到馬來西亞駐點，不知道妳有沒有意願？」

突如其來的訊息，海雲一時怔愣。「能給我一點時間考慮嗎？」

「年假過後給我消息。原則上，妳先帶一組人以出差的方式過去了解那邊的

市場和環境，半年後，大約九月，再正式駐點。」

走出辦公大樓，她赫然發現眼前的忠明南路竟是如此寬敞，PM2.5也變得清新宜人。這麼大事情，她該第一時間打電話跟錦昌商量的。但他會在乎嗎？婆婆會怎麼說？她會捨不得媳婦飄洋過海到外山頭打拚，像當年送錦昌到杭州時，那樣淚流滿面嗎？

海雲站在十字路口，冷風不斷迎面吹來，灌進領口，煎熬也淘洗她的五臟六腑，令她通體舒暢。她像古代纏足的婦人，解放後需要一段時間練習走路。忘了車子停在地下室，她沿著騎樓往前直走，腦海裡雪絮紛飛，心情複雜得分不清是喜是憂。直走到花旗銀行門口，才急急返。進地下室前婆婆來了電話，一進地下室電話就斷了。車子開上台中港路，她回撥給她，告訴她再二十分鐘就到家了。

「錦昌生病了。」婆婆聲音聽起來急如星火，感覺熱氣通過話筒噴往她臉上。「他沒辦法回來過年，妳快訂機票，到杭州去照顧他。」

「他生什麼病？」

「連飛機都沒辦法坐，當然是很嚴重的病。」

「但明天就除夕了。」

「沒關係，我們可以自己過，錦昌身體要緊，妳快去。」

「機票恐怕很難訂。」

「妳去想辦法，妳妹妹不是在長榮當地勤？」

海雲想問婆婆，妳確定沒有人可以照顧他嗎？或者，你確定他真病了嗎？錦昌也許只是胡謔一個不想回來的藉口，這世上只有母親能被兒子騙得團團轉。海雲鬆開油門，將車子緩緩靠向慢車道，轉進福雅路J Mall的停車場。停好車，她拿起手機，傳微信給錦昌。

「病了？」

「嗯。」

「真、假？」

「真。」

「媽要我去照顧你。」

「不用。」

「不嚴重？」

「還好。」

「幫個忙。」

「什麼？」

「告訴媽，我去杭州了。」

「妳要去哪？」

「馬來西亞。」

「就妳？」

「跟一個男人。」



海雲關掉微信，又撥了兩通電話。妹妹笑她終於想通了；兒子一聽到媽媽要帶他出國度假，開心得嗓子立馬變成男高音。她心中湧起久違的自由的輕快，簡直想縱聲大笑。既然捉不住、留不住，何不讓他展翅高飛，浮出幾乎要淹沒自己的巨浪，翱翔在自己的藍天碧海。抬頭，夜空胖腫雲層逐次散去，星星探頭向她眨眼睛。

手機屏幕忽而亮起，錦昌傳微信問，是要跟哪個男人出國，她抿嘴一笑。沒理，將車子 U 形回轉開往大遠百。加上這三十萬，帳戶裡太多存款，何不幫自己花一點。

23 區的櫃姐見了她，態度明顯比前幾個星期熱絡許多，第一時間就走出來招呼她。買完衣服再去燙頭髮會不會太晚？管它去死！反正今晚她得忙著想辦法訂機票，婆婆會體諒她的。